

全球最畅销悬疑推理类小说

英国当代著名推理小说女作家“推理小说第一夫人”

P.D.詹姆斯 巅峰之作

阴谋 与 欲望

DEVICES AND DESIRES

P.D.詹姆斯悬疑侦探小说

[英]P.D.詹姆斯◎著

王兰◎译

北京古北水城世园
国际会议中心

阴谋与欲望

作者 詹姆斯
翻译 王 兰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谋与欲望/(英)P. D. 詹姆斯著;王兰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1

(P. D. 詹姆斯作品集)

ISBN 978-7-204-10904-3

I. ①阴… II. ①詹…②王…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9626 号

DEVICES AND DESIRES by P. D. JAMES

Copyright: ©1989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阴谋与欲望

作 者	P. D. 詹姆斯
翻 译	王 兰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张新友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904-3/I·2246
定 价	38.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P. D·詹姆斯的《阴谋与欲望》好评如潮

“精彩绝伦……出色之极！P. D 詹姆斯又一次做到了！”

——《今日美国》

“她的故事太引人入胜，读者很难细细阅读去品味她那出色的文笔。但是这本《阴谋与欲望》构思精巧，你会觉得匆匆浏览本身就是一种罪。”

“完全享受阅读的乐趣。”

——《每日新闻》

“温提基的 P. D·詹姆斯……“英国的悬疑小说女王”的忠实粉丝们又要着迷了……语言生动优美，人物形象生动丰满，故事情节扑朔迷离……要抗拒这本扣人心弦的犯罪小说是不可能的。

——《密尔沃基日报》

“我们迷上了 P. D·詹姆斯的构思精巧的犯罪小说……大师的手笔精彩之极。”

——《魅力》

“当今最伟大的侦探悬疑小说家……用漫不经心而又略带讽刺的手法审视人类的生活及其所赋予的‘相对价值’，并以此展现出一幅生动形象的心理百态图。

——《人物》

“詹姆斯最好的小说之一……悬疑小说的经典。”

——《书单》

“《阴谋与欲望》也许是她迄今最好的作品……情节引人入胜，通过阐述核电站引发的更深层次的道德启发和几个主要人物紧密相连的关系，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谋杀故事。散文诗般的写作风格像梦一样美。”

——《西雅图时报》

“令人爱不释手……P. D·詹姆斯从来都不满足于写俗套的侦探小说。她把犯罪小说提高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新女性》

“詹姆斯是英国现代最好的犯罪小说作家之一……《阴谋与欲望》将会成为犯罪小说中永远的经典。

——《底特律新闻》

“这是她最好的作品，具有侦探小说通常很难拥有的文学价值……一切都非常完美。”

——《萨克拉门托峰报》

“没有别的悬疑小说家——当代极少作家——能给我们呈现出这么好的作品……《阴谋与欲望》精彩绝伦。它写的很好，也很值得一读。詹姆斯竭尽全力写出她最好的作品。她的粉丝——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都会欣喜若狂。”

——《福特沃斯星报》

“詹姆斯再次给我们描绘了当代社会一幅可信的图像，同时她还巧妙地融入了悬疑小说的基本元素，而且使之更完美。”

——《圣迭戈期刊》

“说明了詹姆斯对英语这门语言的掌握有多么完美。用复杂的情节展示了詹姆斯风格的人物关系和心理情感。随着她把每一个人物性格特点一一展现，每一个疑团一一解开，一个精彩的故事就这么诞生了。”

——《读书日报》

目 录

第一章

九月十六日 星期五到九月二十日 星期二 (1)

第二章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到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51)

第三章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天 (94)

第四章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133)

第五章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到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192)

第六章

十月一日 星期六到十月六日 星期四 (256)

尾声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326)

第一章

九月十六日 星期五到九月二十日 星期二

1

威斯勒的第四个受害者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瓦勒瑞·米歇尔年仅十五岁八个月零四天。她的死因是由于错过了从伊斯特海文开往考波斯马什的9点40分的那路汽车。那天她象往常一样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离开迪斯科厅。那时候舞厅里依然人声嘈杂，变化莫测的灯光下人头攒动。她从维尼紧握的手里挣脱出来，在嘈杂的音乐声中冲希尔大喊着叮嘱她下一周的计划，然后就离开了舞厅。她对维尼最后瞥了一眼，看见他那严肃的脸映着红的黄的蓝的旋转变换的灯光快速移动，显得很奇怪。她没来得及换鞋，从衣帽架上匆忙抓过她的夹克就沿着马路一路跑向汽车站，两边的商店一片漆黑，沉重的挎包在她的腰间一下一下的跳跃着。但是当她快跑到车站的拐角处时，她惊恐地看见煞白的车灯照亮了寂静空旷的街道。她冲到拐角处，却只看见汽车已经开到半山坡了。如果交通灯阻止汽车前行的话那她还有一丝机会，于是她开始疯狂地追逐那辆汽车，而她那不结实的高跟鞋却让她跑得跌跌撞撞。但这时候绿灯亮了，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汽车颠簸的爬过山坡，然后像一艘灯火通明的轮船一样从她的视线里消失。她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突如其来一阵痉挛剧痛让她弯下了腰。“啊，不要！”她追在后面尖叫着“啊，上帝！啊，不！”她感觉气恼和绝望的泪水灼痛了她的眼睛。

这是最后一次了。她父亲在家里定了规定，以后不管她再怎么乞求，都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她之前已经跟她父亲吵过很多次，也乞求过很多次，最后她父亲终于答应让她星期五晚上去教会青年俱乐部一家迪厅玩，条件是她必须

能赶上9点40分那趟汽车。汽车会在考波斯马什的一个名叫科朗安科的地方停下来让她下去，那儿离她家的小木屋只有50码的距离。从10点15分开始，她父亲就一边跟她母亲看着电视，一边透过拉开的窗帘不时地看看经过前屋的汽车。不管电视里播的什么节目，也不管是什么天气，她父亲总会穿上大衣出去，走50码的路程去接她，看见他女儿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才安心。自从诺福克的威斯勒开始他的杀人暴行之后，这又为她父亲这个小小的“家庭专制”增加了一个理由。她知道，她父亲不仅认为他这样管理独生女儿的方式非常正确，而且还乐在其中。他们之间早就达成了协议：“我的女儿，你尊重理解我，那我也尊重理解你。”她既爱她的父亲，又有点怕他，特别是怕他发脾气。现在她没赶上车，她父亲肯定免不了又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发脾气，而她又不能指望她母亲帮她。这将是她跟维尼和希尔以及那群伙伴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他们之前就已经取笑过她，说她像小孩一样被父母管束着，以后他们肯定会变本加厉的嘲笑她。

在绝望中她第一个想法是租一辆出租车去追那辆汽车，但是她不知道去哪里租车，而且也没有足够的钱，是的，她很确定这一点。她可以回迪厅，看看维尼或希尔他们有没有人能借给她足够的钱。但是维尼总是身无分文，而希尔又太小气，即使她千方百计去哄骗他，时间也会来不及了。

最后她的救星来了。交通灯又变成了红色，一辆小汽车尾随其他四辆车慢慢地停了下来。她发现自己正对着敞开的左边的车窗，她往里看，看见两个老妇人。她紧紧抓住低一点的车窗玻璃，喘着气急切地说“您能顺便载我一程吗？只要是去往考波斯马什方向的就行。我错过了汽车，求您了！”

瓦勒瑞绝望地哀求着，司机却不为所动。她的眼睛盯着前方，皱起了眉，然后摇了摇头，准备发动车子。她的伙伴犹豫了一会，看了看瓦勒瑞，然后侧着身子，打开了车门。

“进来吧，快点。我们要去霍尔特，可以把你载到十字路口。”

瓦勒瑞匆忙爬进了车，然后车子就开动了。至少这辆车去的方向是对的，瓦勒瑞很快就想出了她的计划。从霍尔特的十字路口到汽车站不到半公里，她可以走过去，在汽车停在科朗安科之前能赶上它就行。她的时间很充裕，因为汽车至少要花20分钟才能绕过那些村庄。

开车的女人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她说：“你不应该这样搭便车。你妈妈知道

你出来了么？你出来做什么呢？如今父母们似乎都管不了孩子了。”

愚蠢的老母牛，瓦勒瑞心想，我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对学校的老师她都满不在乎，不会低头妥协。通常她都是以青少年独特的粗鲁方式回敬大人的批评，但她这次压下了这股冲动。她还得上这两个老东西的车呢，最好不要惹怒她们。她说：“我本来是要乘九点四十分的汽车。我爸爸要是知道我搭便车会杀了我。你们要是男的，我也不会搭你们的车。”

“我希望你最好不要。你爸爸对你严格一些才好。如今的世界对年轻女孩来说是很危险，即使没有威斯勒也是这样。你住哪里？”

“我住在考波斯马什。但是我叔叔和婶婶在霍尔特。如果你们在十字路口让我下车，他们可以来接我。他们住得离那特别近。说真的，只要你们把我载到那里，我就很安全了。”

她驾轻就熟地撒了谎，而那两个老妇人很快相信了，她们都没再说什么。瓦勒瑞坐在后面，看着两个灰白头发的平头，注视着开车的老妇人放在方向盘上的皱巴巴的手。她们是姐妹，她想，从她们的样貌就可以看出来。她第一眼看到她们，就发现她们有同样的方形脑袋，同样有力的下巴，以及焦虑气恼的眼睛下面那同样弯弯的眉毛。她们肯定刚争吵过，她想。她能感觉出她们身上涌动的紧张气氛。一段时间之后，司机一言不发地把车停在十字路口，瓦勒瑞高兴地爬出了车子，说了一些感谢的话，然后目送着车子消失在她的视线范围。

她弯下腰换上了她父母坚持让她穿着去上学的鞋子，庆幸她的书包轻了一些。然后她开始费力地从城镇往汽车站走去，去等那辆汽车。那条路很狭窄，没有路灯。路的右边是一排树，黑漆漆的树枝光秃秃的，直指向缀着几颗星星的天空。瓦勒瑞走在路的左边，旁边是一排窄窄的矮树和灌木丛，幽深茂密的树影甚至能把整个路面覆盖。起初她只感到无与伦比的轻松，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利，认为她一定会顺利坐上那辆汽车。但是后来，当她在一片诡异的寂静中走着的时候，她轻柔的脚步声听起来异常的沉重，莫名的焦虑攫住了她，她第一次感到害怕。一旦她意识到这一点，承认了这股强大的力量，害怕的感觉就蔓延开来变成了深深的恐惧。

一辆车正朝这边开过来。起初瓦勒瑞没怎么在意，但后来却有些害怕了。谁都知道威斯勒一定有辆车，否则，在小镇这空旷荒野的地方他还能用怎样的方式去杀人？当他残暴地把人杀了之后他还能用别的什么方式逃跑？瓦勒瑞躲

到灌木丛的后面，心里的恐惧像海浪般一波接着一波。很快，车子带着巨大的声音开了过来，车灯照亮了路面，然后呼啸而过。现在她又是独自一人在漆黑和寂静之中。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她不由自主的想到那个被人称之为“吹哨人威斯勒”的杀人犯。以前的流言蜚语，道听途说的谣言等全都融合在一起，变成了真实的恐惧。他扼死过女人，迄今为止已经有三个了。他还把她们的毛发剪下来塞到她们的嘴巴里。学校里的男孩子们都模仿他在自行车棚里吹口哨，因为听说他杀人之后都会吹一阵口哨。“吹口哨的威斯勒会来抓你的。”他们冲她喊道。威斯勒可能会在任何地方出现，但他总是在夜晚出没。他可能就在这里。想到这里，瓦勒瑞有一股冲动想躺下来，把身体压在柔软芬芳的泥土上，捂住她的耳朵笔直地躺在那直到天亮。但她控制住了恐慌。她必须得到十字路口去坐汽车。她强迫自己走出树荫，又开始在寂静中独自前行。

她想跑起来，但是克制住了。蜷缩在灌木丛下的某种动物，人或者野兽，已经嗅到了她的恐惧，正等她的恐惧爆发呢。一旦她惊慌地跑起来，她就会听见灌木丛撞击摩擦的声音，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感觉到喘着粗气的发烫的呼吸在她的脖颈后面。她必须得不停地往前走，脚步要快但是又不能太急促。她把包紧紧地按在身侧，屏住呼吸，眼睛盯着前方。她一边走一边祈祷着：“上帝啊，请让我安全地回家吧，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我会及时离开的。请帮助我安全到达十字路口，请让汽车快点来吧。哦上帝，求您帮帮我吧。”

她的祈祷奇迹般的有了回应。她突然看见距离她 30 码的前方有个女人。这个慢慢移动的苗条身影是怎样奇迹般的出现的，她来不及多想，只要她在那就足够了。当瓦勒瑞加快脚步快追到那个身影的时候，她看见她那一头长长的金色头发紧紧地束在贝雷帽下面，还看到她穿着条纹上衣。在那个女人的身旁有一只黑白相间的罗圈腿的狗，一颠一颠地温顺的跟着。她们可以一起去十字路口，也许那个女人她自己也要赶那趟汽车。瓦勒瑞几乎大声喊了出来：“我来了！我来了！”她开始飞快地跑起来，就像一个孩子奔向妈妈的怀抱一样冲向那象征安全和保护的身影。

那个女人弯下腰，放开了那条狗。那条狗像是听到命令了一样，顺从的闪进了灌木丛。那个女人快速地往后看了一眼，然后静静的站着等着，她的背半朝着瓦勒瑞，右手拿着狗绳。瓦勒瑞几乎想扑上那个等待的背影。这时，那个女人慢慢地转过身来。刹那间时间凝固了，瓦勒瑞只感到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惧。

她看见一张苍白的、绷紧的脸，那根本不是女人的脸。她还看见了那带着引诱和抱歉的微笑，以及那双闪闪发光的、冷酷无情的双眼。她张开了嘴想要叫喊，但是没有机会了，恐惧已经让她发不出一点声音。那个人的手一动，绳索的套圈就套住了瓦勒瑞的头，紧紧勒住她的脖子，把她从路上拖进了灌木丛的阴影之中。瓦勒瑞觉得自己掉进了无尽的深渊之中，掉进了无尽的恐惧之中。她感觉到一张发烫的脸挨着她的脸，她能闻到酒味，汗味和她自己的恐惧的气味。她的手臂往上伸着，无力的扑打着。她的头要爆裂了，胸口的剧痛像一朵大红花一样蔓延开来，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妈妈，妈妈”。到后来，不再有恐惧，不再有疼痛，只有无情的，抹去一切的无边黑暗。

2

四天后，伦敦警察厅的亚当·达格利什队长给他的秘书交代了最后一项任务，清理了文件箱，锁上了抽屉，设置了保险柜的密码，准备去诺福克海岸度两周的假。他的假期已经被延迟了，而他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他的度假并不完全是休息疗养，诺福克有一些事情等着他去处理。他的姑姑，也是他最后一位活在世上的亲人，两个月前死了，给他留下了一笔财产，还有诺福克东北岸拉克索肯的一个改建的风车磨房。那笔财产出乎意料的多，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风车磨房倒没什么，但也带来些小问题。他打算先独自在风车磨房住上一两周，然后才决定到底是把它留着度假用，还是卖了，或者低价把它转交给诺福克风车磨房信托公司。他知道，这家公司很急切地想保存古老的风车磨房。除此之外，一些家庭内部信件资料以及他姑姑的书，尤其是她的一些关于鸟类学的文件资料，都需要他去分类整理，并决定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他乐意完成的工作。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不喜欢毫无目的的度假。少年时期他总是觉得有很多任务要完成，而如今还变成了奇怪的工作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工作上作出今天这样的成绩。他很高兴诺福克有些工作等着他去做，这样他的这次旅行也就不完全是为了逃避一些事情了。沉寂了四年，他的新书《未完成的案件和其他诗歌》出版之后广受好评，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满足感。然而当他想再进一步出版一些作品时，却发现非常困难。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些著名的谋杀案，之后伦敦警察厅禁止他

再出版此类书籍。出版商知道孰轻孰重，自然不敢违令，而他也很高兴能有个理由离开这里一段时间，至少是几周的时间。

他之前已经跟检察员凯特·密斯金道别过了，现在她正外出办案。总督察马新汉姆被临时调派到布拉姆什尔警校去教授中级指挥课程，这让他向高级军官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凯特临时顶替了他的位置，担任特殊分队达格利什队长的副手。他走进她的办公室，留下一张写有他度假地址的字条。凯特的办公室一如既往的干净利索，同时又充满了女性的气息。墙上挂着一幅她自己的抽象派油画像，棕色画面的一条绿线格外显眼，给墙壁增添了不少生气。达格利什每次仔细端详这幅画都会更加喜欢一些。井井有条的办公桌上有一小瓶苍兰。它的香味起初若有若无，却突然猛烈的向他迎面扑来。这又一次加深了一直以来那种奇怪的感觉，让他觉得虽然凯特不在，但是这办公室里却充满了她的气息。他把纸条放在记事簿的中间，微笑着轻轻关上办公室的门。现在他只需要去管理员那里叮嘱一下，于是他往电梯走去。

正当电梯门就要关闭的时候，他听到了急匆匆的脚步声和高兴的叫喊声，然后曼尼·卡明斯挤了进来，差点被正在关闭的电梯门卡住。像往常一样，他像充了电一样活力四射精力充沛，强大的活力似乎连电梯的四面墙都难以抵挡。卡明斯手里挥舞着一个巨大的棕色信封。“真高兴我终于逮着你啦，亚当！你是要逃到诺福克，是吧？如果诺福克的刑事调查部已经着手处理威斯勒的案件，你帮我看看威斯勒是否是巴特斯那个家伙，行不？”

“巴斯特那个杀人犯？考虑到作案时间和杀人方式，这有可能吗？”

“不太可能。但你知道，咱们的头儿他就爱追根究底，不弄个水落石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已经收集了一些细节资料和嫌疑犯的容貌拼具。你知道，我们已经有几个目击证人。我会通知理查德说你要去他负责的地盘。你还记得特瑞·理查德吗？”

“我记得。”

“他现在已经是总督察了。他在诺福克混得很不错，至少比跟着咱们强。我听说他结婚了，这会让他脾气缓和一点，这个家伙！”

达格利什说：“我会去他的地盘，但我绝对不会加入他的队伍。就算他们确实正在处理威斯勒的案件，我凭什么不好好度假，而要帮你打听案件？”

“我讨厌乡下，特别是平淡无趣的乡村。想想你会为公家节约多少经费吧。

如果真的需要我亲自去，我会去乡下的。先在这里谢谢你了，亚当，祝你一路顺风。”

只有卡明斯会有这样的厚脸皮。不过他对一个比他年长几个月的同事提出这样的要求，倒也不算什么，何况他自己也经常说要互相合作、资源共享。即使需要稍微关注一下威斯勒——诺福克这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他的假期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威斯勒已经作案15个月了，最近一个受害者——好像名叫瓦勒瑞，是他的第四个被害人。这些案件都非常棘手，耗时而且困难重重。要破案常常要靠好运气，而不是侦探技术。他一边沿着坡道往地下停车场走，一边看了看表。四十五分钟之后他就要在路上了，但在这之前他还得找他的出版商谈谈事情。

3

位于贝德福德广场上的梅斯赫尼·伊林沃斯大楼里的电梯跟这座大楼一样古老。这座大楼沿袭着公司已经过时的优雅建筑风格和有些古怪的制度，不过新政策正在规划当中。达格利什现在觉得有些窘迫，他意识到成功虽然确实比失败让人快乐，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不愉快。比如就像现在这样，他不得不去面对出版公司的主任比尔·考斯特罗，他正在幽闭的四楼办公室等着他。

说起来，他的诗歌作品能够发表，与这家公司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只要梅斯赫尼·伊林沃斯的名字和公司古老而优雅的商标印在书的封面上，梅斯赫尼·伊林沃公司就还存在，但是这幢大楼已经属于一家国际公司。这家公司的产品除了罐装食品，糖和纺织品等，最近又增加了书籍。老塞巴斯琴·赫尼以85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伦敦仅剩的几家私人出版社，很快与一位非常漂亮的出版社女助手结了婚。那位女助手一直在等待着，起初对她的未来有些疑虑担忧，但经过仔细思考，她最后终于由情人变成了他的妻子。结婚不到三个月，赫尼就去世了，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流言蜚语，但很快就过去了。塞巴斯琴一生都谨慎小心，传统保守。他有些古怪，想象丰富，偶尔会为他的出版业冒风险，与第一任妻子结婚30年来，他虽然不浪漫，但一直是个忠实的丈夫。达格利什认为，一个人将近70年来能恪守规矩传统，没有犯过任何遭人指责的差错，那他肯定有过人之处。赫尼的死因并不是纵欲过度——这是清教徒更容易相信的理

由——实际上，性道德的困扰才是让他丧命的关键因素。

新的管理层大力支持引进诗歌作品，也许是想用诗歌作品来平衡那些粗俗下流的畅销小说。公司给这些小说精心包装，似乎优雅的外表和高质量的印刷就能提高这些庸俗的商业作品的文学性。比尔·考斯特罗去年刚被任命为出版社主任，他不服发博·发博公司能在诗歌出版领域占鳌头，于是成功地引进了一批诗歌作品，但是据说他自己从没读过现代诗歌。他曾经担任过国纳嘎尔诗歌俱乐部的主席。会员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在一家城市酒吧碰面，吃着老板娘做的牛肉干布丁，狂喝痛饮，互相背诵着英国史上最糟糕的诗人的可笑诗篇。一个诗人曾经向达格利什解释说：“可怜的诗人要读那么多难懂的现代诗歌，他们偶尔也需要一些通俗易懂的胡言乱语来调剂一下，这也并不奇怪，就像一个忠实的丈夫偶尔要到外面去寻求一些新鲜和安慰。”达格利什觉得这番理论着实巧妙，但却不足信。考斯特罗是否读过他大力推荐的那些诗人的作品，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跟诗人洽谈诗歌出版的事情的时候心情复杂，表面显得信心十足，心里却免不了疑虑和担忧，似乎是预料到他将要面临的问题很棘手。

考斯特罗小小的脸略带孩子气，与他的身形极不相符。他每天要面对的一大难题就是决定把腰带系在腹部上面还是下面。系在上面据说是象征着乐观，系在下面则标志着消沉。今天他的腰带在腹部的下方，这代表着悲观，而接下来的谈话也印证了这一点。最终达格利什坚定地说：

“不行，比尔，我绝不赞成，让我一手拿书一手拿着话筒降落在温布利体育场上，这太可笑了。我也不会跟车站广播员比赛似的向滑铁桥上过往的行人叫卖我的诗歌。那些人只急着去赶车，根本不会理会。”

“那些已经有人用过了，已经过时啦。到温布利体育场去表演叫卖真是糟透了，真不知道你怎么会想到那种方法。不是那样的，你听着，我们的方法非常有趣。我已经跟科林·麦克谈过了，他很感兴趣。我们可以租一辆红色的双层汽车到乡村去游行，花上十天的时间，去的地方越多越好。我会让科林给你看计划表和日程表。

达格利什沉重地说：“就像一辆政治竞选花车，有宣传画，有标语口号，还有广播和汽球。”

“如果我们不让人们知道我们来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只要科林在车上，他们就一定会知道的。他不是会很会引人注目吗？”

“他是一个好诗人，亚当。他很崇拜你。”

“那并不意味着他会欢迎我做他的旅行同伴。你准备把这次活动叫什么？诗人的游历？乔叟降临？车上的诗歌——这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还是诗歌汽车？那倒是挺简单利索。”

“我们会想出好的名字的。我比较喜欢诗人的游历。”

“在哪停呢？”

“教堂周围，乡村马路，学校，酒吧，咖啡厅，哪里有观众就在哪停。前景真让人兴奋哪！我们之前考虑过租一辆火车，但是汽车更方便灵活些。”

“而且还便宜些。”

考斯特罗并不理会他话语中的讽刺，继续说：“诗人在汽车上层，饮料食品等在下层。诗人在台上朗读诗歌，通过广播和电视在全国宣传。我们从交通频道开始，第四频道的万花筒节目都可能会播出。我们就靠你啦，亚当。”

“不行，”达格利什坚定地说，“我坚决不同意。”

“看在上帝的份上，亚当，那是你自己写的东西，你肯定也会想让别人读吧，嗯，或至少让他们买吧。人们对你很感兴趣，特别是你破了最近的那个案子之后，贝罗尼的那个谋杀案。”

“他们只是对一个抓谋杀犯的诗人感兴趣，或者是对一个写诗的警察感兴趣，而不是诗歌本身。”

“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们感兴趣就好了嘛。不要告诉我你的老上级不同意，那个老东西。”

“他没有反对，但是我不同意。”

其实宣传过程中要回答什么问题，他闭着眼睛都知道。他即使做不到满腔热情，也尽力诚实地去回答他们。“为什么像你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要花时间去抓谋杀犯呢？”“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创作诗歌还是除暴安民？”“侦探的身份对你的诗歌创作有阻碍还是促进作用呢？”“为什么一位成功的侦探要写诗呢？”“哪个是你最感兴趣的案子，警官？你喜欢用这些案子作素材来创作诗歌吗？”“你写的爱情诗中的那个女人活在世上还是已经去世了？”达格利什真想知道既是诗人也是图书管理员的菲利浦·拉金是否也被类似的问题所困扰，或者罗伊·富勒是否也要回答怎样把诗歌和法律结合起来的问题。

他说：“他们要问的所有问题我都能猜到。如果我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录在磁带里，然后你拿到汽车上去广播，这样会省去许多麻烦。”

“这完全不一样。人们想听到你亲自对他们说，否则的话别人会认为你不想让他们读你的诗歌。”

他想要别人读他的诗歌吗？当然他想要一些人读，特别是其中一个人，而且他希望她读了之后能有些赞许。这说起来有些丢人，但却是他的真实想法。至于其他人呢，他希望人们读他的诗歌，但却并不想强迫他们去买。相信赫尼·伊林沃斯公司是绝对不会同意他这荒谬的观点的。他注意到比尔那焦虑的眼睛里带着一丝乞求，就像小孩子够不到碗里的糖果，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糖果快速消失那样。不要说别人了，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这种想法有些奇怪。确实，他既希望出版诗歌，却又不大在乎人们是否会购买，这真的有些不合逻辑。他不想在公众面前露面以提高名气，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虚荣心，只是他能够很好的控制它，不轻易表现出来。毕竟，他有一份工作，有稳定的薪水，而现在他姑姑又给他留下了一大笔财产，所以他不需要在乎那些东西。跟科林·麦克比起来，他有一种优越感。谁会在意科林·麦克，谁会指责他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势利而又敏感的半吊子诗人而已。

就在这时，公司的烹饪主编诺拉·金妮推门进来了，亚当有些感谢她在这个时候出现。她飞快闪了进来，速度之快总是让亚当想起某种智能生物。她那双藏在又大又圆的镜片后面的鼓鼓的眼睛，套在圆滚滚的身体上的黄褐色的工作服，还有那双不起眼的平底鞋都让这种印象更加深刻。她还是跟达格利什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一模一样。

诺拉·金妮凭借资深的优势成为了英国出版界的权威人物。没有人记得她是什么时候进了赫尼·伊林沃斯公司，大家一致对她的权威深信不疑。即使公司权力再分配一次，她还是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达格利什上次看见她是三个月前了，是在一次公司的周期聚会上。在他看来，那种聚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用美酒和甜品来慰劳作家们，使他们确信他们公司仍然生意兴隆，并深受广大读者青睐。受邀客人大部分都是著名作家，这就在不经意间为聚会营造了一种躁动不安的氛围：诗人喝了太多酒，忧郁多情的真性情就流露出来；小说家们围坐在某个角落，像是被主人下了禁令的桀骜难驯的狗；学者们大声争论着，毫不理会主人和其他客人；厨师们要是发现身边的甜点只被人咬了一

半，他们脸上的表情或是厌恶不满，或是有些疑问好奇。达格利什被诺拉·金妮拉到一个角落，因为她想要跟他讨论一下她想出的一套理论的实用性：既然每一套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能不能把整个国家所有人的指纹收集起来，把数据存到电脑里，然后来研究是否某些指纹的线条和涡结合在一起可以检测出某人是否有犯罪倾向？用那种方法只能预防犯罪，并不能消除犯罪。达格利什指出，因为犯罪倾向无处不在，比如今天宴会上的客人胡乱停车就是一个证明。此外，指纹数据很难管理，并且大量的指纹处理会带来逻辑和伦理道德问题。还有一个让人沮丧的事实就是，犯罪就像疾病一样，预测比根除要简单多了。聊了一会之后，一个脸色愠怒的女小说家走了过来。那个女人穿着艳丽的印花布紧身衣，让她看起来像是移动的沙发。她从挎包里拉出一大卷停车罚票，然后生气地问他怎样处理这些票。

赫尼·伊林沃斯公司里出版烹饪书籍的作家不多，但都很有实力。最好的一些作家以他们的原创性以及精湛的写作水平赢得了很高的名声。金妮小姐把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和作家身上，认为小说和诗歌是公司很有前景的产品。据说她自己本身的厨艺很差劲，但这对她的工作没什么影响，她打造的烹饪书籍还是大受欢迎。金妮说没想到他会来，达格利什并不奇怪。她于是趁机托达格利什顺便带些资料文稿给爱丽丝·梅尔。她说：“我以为他们叫你帮忙抓威斯勒呢。”

“没有，那是诺福克刑事调查部的工作。请警务厅帮忙这种事通常发生在小说当中，而不是现实生活。”

“不管怎样，你开车去诺福克总是很方便的。我真的不太敢信任邮局来传送这些资料。我记得你姑姑住在苏福克，对吗？有人告诉我达格利什夫人已经去世了。”

“她五年前确实住在苏福克，然后就搬到了诺福克。是的，她已经去世了。”

“哦，不管是苏福克还是诺福克，都没什么区别。很遗憾，达格利什夫人去世了。”她跟他谈论了一会人性道德，比较了两个小镇的缺点，然后说：“如果梅尔小姐不在家，你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门口吧？我知道乡村地区的人都非常可信，但是如果这些资料丢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如果爱丽丝不在家，他的弟弟艾利克斯·梅尔博士可能会在家。他是拉克索肯核电站的主任。不过仔细想想，